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上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校

觀老莊影響論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于孤陋昧于同體視為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于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于名相支離難于理會至于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嘆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

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于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啟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胗其病原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玅者、不可以言傳敎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玅、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葢在心悟之玅耳、是則不獨叅禪貴在玅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歟生之業、无有一法不悟而得其玅者、玅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花則純譚實相、乃至玅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玅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歟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花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于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

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无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晝于內外之塹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衛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賢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盍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

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于己有也哀樂不出于己而已己爲有者吾于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迺而入于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无法故法法皆眞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于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于肇亦曰余解不謙子文當相揖耳盖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各有之已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發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已各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玅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于肇四論則渾然

无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雖明敂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雩嚴菩薩也至疏雩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雩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肰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容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葢函域之語質直无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埜大

為理累盍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東于世敎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子一書而已、肰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子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肰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无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无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盍吾佛法廣大、散妙譯者險辭、旨淦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

所譯稱最者曰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筆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筆之經論用其文者蓋筆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曰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曰婆羅門身得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至于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

潑著婆羅門法且三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葢此方老莊即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即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葢狂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潑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已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鑑

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于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

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曰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即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八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即鉢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

修㠯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㠯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㠯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㠯四諦爲本緣覺所修㠯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惪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械而爲五故曰行希肰此理悉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无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

之意也由是塞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裁據實而觀則一切无非佛法三教无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

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盍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人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

而人不為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
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
耶經稱儒童良斉已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
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巳挂功名堅固我
執據貪欲而為生累至操仁義而為盜賊之資啟攻
闘之禍者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
也若絕聖弃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
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為
教也離欲清淨巳靜定持心不吏亏物澹泊无為此

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于天由其言淺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淺故其言之也切至于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弃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懷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淺不可識此其說人天去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

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粃
糠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
何如哉嘗謂五伯借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
涂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當
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于物欲火馳而不返
者衆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
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
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
已一曲之見而窺其人已濁亂之心而讀其書泛然
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

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肰彼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于彼尚不入、安能入于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肰其修心皆㠯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脊大乘、脊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㠯觀其妙、常脊欲㠯觀其徼、又曰萬物竝作、吾㠯觀其復、莊子亦曰、

莫若㠯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又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厺智離欲清淨所謂猒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鄣厺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

惪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㠯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三摩地淸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亏澂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㠯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㠯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蜜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于有身故滅身㠯歸无勞形莫先于有智故釋智㠯淪虛此則有佀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无有佀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肰卽屬外衜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佀菩薩益

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治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即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眹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

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獮狖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衜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无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

闢之禍、已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
之賞罰、不足已禁其心、適一已無猒之欲、已結未來
無量之苦、是已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
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
出苦之要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于人間者、正示
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既處人道、不可
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已淨梵爲父、
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已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
已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无
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弃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

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墻。兇如檮昧。與之論墻棄。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

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欺、竟不知吾佛救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尊靜、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无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玅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育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曰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横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曰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别邪妄之思、曰誌闕

諍之害而要歸所謂玅道者乃吕七識爲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吕虛无爲玅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吕絕聖弃智忘形去欲爲行吕无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淺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吕爲玅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吕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吕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

稱之曰玅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玅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儻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塞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无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于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昝之工夫着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

化之間曰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无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定而擊破之所謂曰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敎細披剝次第致辯曰破因緣自然之執曰斷凡夫外衛二乘之疑而看敎者不審乎此但云彼國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无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

肰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卽曰定修心生于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弃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脊處曰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内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弃認識神无量刧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于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无爲寂滅之泉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敎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于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曰小

槃而見涅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异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竊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古德嘗言孔助亍戒吕且嚴亍治身老助亍定以

其精亏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
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
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世出世法之
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亦皆在其中、世
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曰爲驚
異、若聲世尊訶斥二乘、曰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曰
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
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
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

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劫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憒憒哉、華嚴地上菩薩、乃塗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倫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塞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刱意、盖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

日始命筆爲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嘗吕弘浛羅難其艸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遺侍者迬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逢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于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于旅泊蕃疾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吕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奇刻之吕廣浛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賔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吕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

為法門重輕刱意亐十季之前而克成亐十季之

遂作之亐東海之東而行之亐南海之南豈機緣

偶會而肰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肰此益因覩老

莊而作也故曰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

書亐楞伽室

病遂俗冗近始讀 大製曹谿通忠及觀老莊影

響論等書深為嘆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

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叅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

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

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苑元再稽顙

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下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衜悳經解發題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玅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玅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

虛無自然玅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煑沙欲成佳餚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即老子之玅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已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變不思議變故謂之玅至精

不離、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乎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曰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乎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斂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眞眞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

眞實受用至樂處要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
覷透虛懐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
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欲逃不得已
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治觀所言我
孔子之言可知己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
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
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
語言文字之考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
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

所謂知我者希矣蓋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

已我之一字為病根即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為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為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為本皆為我執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已孔聖為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已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即此是道所謂為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于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

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已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已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即此之教便是佛老已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

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麤細我法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尚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顯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肰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遺之形即固我也所離之欲即己私也清淨則廓肰無礙如太虛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

經世老子願於忘世佛願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敎聖人敎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

修家齊國治天下之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綸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

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猒猒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猒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曰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曰及家國遂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曰所祖者堯

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呂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殺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于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濟、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惱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濫、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卽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後不快活若不知佛後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後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後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後不在世間敎化衆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遂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以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以涉世後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楞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

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飮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曰仁爲本釋曰戒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曰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擯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曰用昝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曰迹求心則如蠡測海曰心融迹則佀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下　終

寧衆生化爲雲煙

私淑弟子[illegible]涵香[illegible]校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憨山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於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真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淪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

自虚矣、心虚物虚、则心无而有、物虚心虚、则物有而无、如斯、则又何滞哉、而必以虚为虚、取虚为极、是沦虚也、何尽道、

忘与不忘俱忘、忘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难、噫、至矣哉、安得无忘而无不忘、无俱而无不俱者、而与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尘必曰动易、体出尘必曰静易、造以动易者、如实石火、以静易者、如何急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达动静之原、生灭之本也、

被物动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动哉、观夫长风鼓

於天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故至人無我虛

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

心體原眞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

純以智嘗試觀夫融冰者焉火勝則冰易消智深則

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

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果會心則

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圓

明之眚生死之蔕也是以得不枉小失不枉大聖人

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緩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眞人

心本澄淵由吸肴境渾濁其性廼諸昏擾悶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瞖在眼空華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瞖無華

銷塵絕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入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狠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狠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

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敬難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形致故勞形、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吁去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

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跂名、榮位者跂位、既跂矣、辱何加焉、故曰、跂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兢兢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憑名者非顯、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

清萬境斯寂用顯則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夘斲則逆順隨空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眞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況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逢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踔踶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逢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額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肰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窑非窑矣以道爲窑窑也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岌岌肰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況不善者乎善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窑莫大焉勁莫

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

狗物而亡、聖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人

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汚指、必濯而後使、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

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

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竭、殆已

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已不

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趣利避害爲肰而吾實不肰亦有夫利害置㳂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己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死無容既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入設獲且生而多又縱之尤有誨之者慎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強謙愈光折愈亡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

一刺枉慮側掉而不安，衆刺枉心，何可安耶。刺慮慮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衆，靡靡肽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天威至公，人威効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化。人無功，化己有功，己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徵夫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遇逆如甘露畏順如鴆毒慎之至也以其愼故守不失愼也者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是以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則智泯矣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逢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不利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消烈日以其勝之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善事道

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益其過

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即忘返也

恣口體極耳目與物鏗鏘人謂之樂何樂哉苦莫大焉墮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樂者樂日化故劝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事遂者遜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

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卽生了卽無生也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

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渝智照識惑惑起千𡎺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莽行失足於溼肰必惕肰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汚屨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肰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士莫其道德也悲夫

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湣歷四生紜紜並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

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飄塵物絕迹而
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臥所以遯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遯心也身遯
者志墮心遯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
尊以納汚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
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為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為吾心慈悲
惡無不貞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

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眞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若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夫曾不知其爲橛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華其根柱眼眚了眚華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卽無者直以心境未融苟

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卽照而寂體不離用卽寂而照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徑

事小理大事有千塗理唯一味善理者卽事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乾有無心著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着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鑰逢緣自在心如巨鐘來去常聞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喻道界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非無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豁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飲與啄、左之右之無時不察、察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

眞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眞心者、返觀此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淸、任往任來、倏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卽爲而不有其爲、非

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
太虛遊於吾心知一漚枉海況天地之枉太虛乎萬
物之枉天地乎此身之枉萬物乎外物之枉此身乎
噫眇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
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眞人
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敵
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
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敵忘形敵旣忘誰待
哉絕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

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眞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逢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空空絕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

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淡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皆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
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
世往即世而離世也即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
有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根本存焉
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
嗤雖孺子大笑之
直遂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眞密造除僞眞不
詣僞不除僞不除眞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眞之蔽
敗道之害敗德之累歟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凡聖不隔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曾無欠闕常在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忘言者遍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遍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嚮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而肰也雖肰言於無言卽無言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既遺而無言者

得矣何言哉

聊城傅光宅曰世之謂子書者則老莊非其至乎老言簡而意玄莊語奇而思遠後之談道者歸焉荀楊而下未足擬也茲緒言將非老莊之倫耶其爲文俊偉明潔而其意旨難以名言或老莊猶有所未及耶疑者曰子是過矣老莊何可及也余曰老莊誠不可及也乃所稱谷神和同與疑始玄珠之類則似有言而未盡又似欲言而難於言者道信無窮極也西方聖人無法可說而有說法言之盡矣故觀老莊而知諸子未盡也觀西方聖人而

知老莊未盡也緒言則旨出於西方聖人而文似老莊者也故曰或老莊猶有所未及焉然是亦有言也有言則緒也故以緒言名卽其言而求其所不言是存乎人矣不然謂憨山今人也緒言何奇哉豈唯不及老莊亦復不及諸子

徑山雜言

師拄徑山與諸弟子接見散口而談日出皆證後利生最親切者不忍散落某生平能領指不能記誦師言波浪滚濶而某又十日後方起此念不復能憶全語始次標目記其大略彌話并續別開示

者、一一綴入為徑山法話、以便刻施、普及、不枉大
師垂沫之慈、澹居師及大衆同此一心、

弟子朱鷺記

此一大事、須平實商量、方得受用、第一不得好玄妙
簧舌波浪、謂之弄精魂、

此事不從叅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
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鍊者、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
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
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為驗、但於境上輕脫無滯着、心
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

識說話為實法耳。

咬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只借話頭發疑，斬截妄想。其參究須離話頭處參究，下得疑方得力。古德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并人志之矣。疑至情識不到，語言不通時，挨逼極處，迸出些子光影，謂之電光三昧，正好進步，不得歡喜。若認此為是，則得少為足，貼體都被者點光覆住，不復能出。過後發出，都被所使矣。八識中含藏尚有多生習氣微細種子，忽現并用力不得處，須俗呪力以消之。

問智識不同處，但最初一念現量，卽是智，纔轉第二

頭便是比量落情想矣、又曰黏帶情來底是識、不黏帶情來底是智、咬住話頭正是把住情識來路不起第二念、

參悟亦非甚難事、三箇月一住氣定見下落、第一不得先存待悟心、纔待悟即爲等待他悟、即此便是攔頭板、則工夫再不得入矣、又曰者事須是勇猛漢子做、

利根人多生得夙慧、今生遇緣當下便了、有不從參入者、但要保任去透脫去、如六祖便是其人、鈍根人如何、只要自肯、鈍根不巧、就從鈍處得力、

咬定話頭、一切時中都用得著、便刀山火聚上去也、用得著、著便是得定力處若有絲毫迴避便全身墮落矣

叅禪人不得坐在潔白地上、此是千生萬劫陷坑我欲為衆說破故作擔板歌、

殺眼宗眼原無二眼承明師提宗、全撫殺語印入恐人一向無義路邊鉗下脚、若不得殺眼便落邪見我註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書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迸出者拈取却欲以殺印宗學者當自得之、

在東海時、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河山震動

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入楞嚴着緊處、恍然在目、急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

菩薩全以利生爲事、若不透過世間種種法、則不能投機利生、

學佛先發大悲心、破我執爲主、

舊公案在今時人以妄想量度、則鍼鋒不對矣、縱會得說得、亦於已分上無力、

動中會易入、靜中入無力、

從外知見入者無力、自性內會入者得力、

問從緣薦得者如何緣有二見聞緣有退失境界緣無退失虛實不同故、

衆生欲忍、二乘生忍、菩薩無生忍、佛寂滅忍

只一佛知見是正却有菩薩知見二乘知見衆生知見外道知見諸皆淆譌所以世尊種種方便只要了一心入正知見名佛知見

了得生滅心寂滅卽了得生死、

如何是向上秪有箇放下、

祖師語句句活學人當實法則句句死、

日用工夫只消看破妄念不被他使無別用心處、

一切空不下時如何只了知是假一切能空二一切能輕

菩薩住在極樂做甚事我要扯他出來

念佛何彌陀句原同一話頭令人却便會到西方去也

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轉杜海印時偶想六祖夜半人來斫頭公案便欲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俗頭便歡喜捨之今夜脉明夜亦脉久之覺有定見力杜忽一夜報盜入寺日第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

門乃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間無所有
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便惶遽了也
住五臺山中喧聲如百萬鏖戰無有一息能安者一
日聽泉極衝激處頃之忽朕不聞纔舉念何故又聞
乃向極沸處坐若干日坐久之水聲寂然自此水聲
不斷如不聞也此後安住山中不復爲喧囂動矣
杜東海時值　皇太后遣內官賫銀若干至弗敢拒
也度不可濫承當念地方饑荒可借以普　太后之
施內官不可予告以各縣該地方受施者造一冊還
報如之其後　兩宮聞而大喜及至被難時竟得此

一事力乃知臨財不可苟也
杜嶺南時人情未熟崖岸杜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有小孩兒欲近之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自倒身䏰狎之與之果蓏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日來親也
初衆謁某總府持揭庭下移時不命起去心解得應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諸口如千鈞重無可奈何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得起去明日衆謁復然竟一歲不少假俗𥚃謂武人何知破常格待善知識也最後約同謁撫院日總府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

邀請過舟作禮揖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驩談促郄以別乃嘆宰官中大有深心人杜何問武耶

讀書不細心體認不得其用予註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他借一弓并弦張而懸之壁間坐臥視之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字說弓弛時弣高而有餘弰下而不足則無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弣補弰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為用主施而不主受適合之也重為輕根二句亦稽數年不敢草草解正當南行之日

孤坐舟中、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然自有、始悟
太上語旨、益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眞
味也、故道德一註、歷十三年乃脫稿、非草草也、
予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逬出者、
方副之紙、若涉思議、卽不中用、